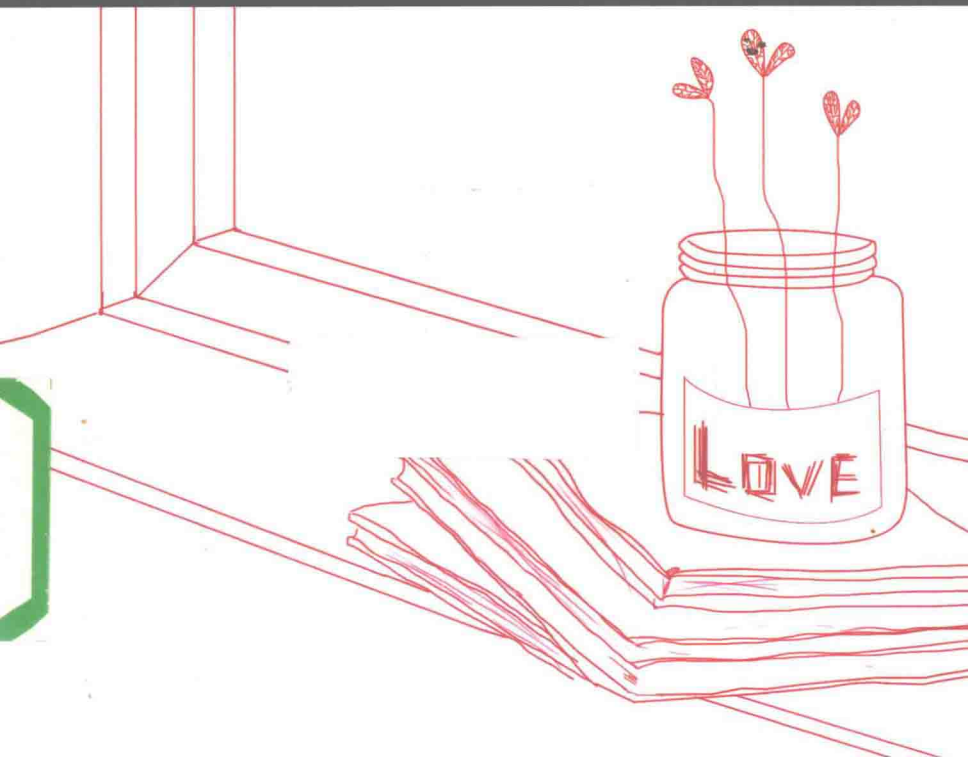


90后零姿态

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

童话，黑色的：情怀，少女的。
用梦一样的幻想勾勒生活的现实。

鲁一凡 著



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

曹一凡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/鲁一凡著. —上海:上海
人民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 - 7 - 208 - 12354 - 0

I. ①瓶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9639 号

出品人 邵敏
总策划 臧建民 于建明
执行策划 零杂志
责任编辑 林岚 陈蔡
技术编辑 汤靖
封面插画 楚瑜



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
鲁一凡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张 5.75
字数 135,000
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 - 7 - 208 - 12354 - 0 / I · 1268
定价 25.00 元

有两种人创造世界，征服者和写作者。

文字是构建海市蜃楼的砖。在宇宙，在星球中，我们都是渺小的一簇，所以能亲手创造一个世界是非常幸运的。我已经不再能做顽劣的少女了，深切地知道人永远都无法改变围绕自己的运转世界，适应环境是我们得以生存的唯一方法。纯真，勇气，人性都很容易被大流的媚俗吞并——没有人不愿意自己活得更轻松。而写作能创造的世界像一个巨壳，能保护这些珍贵的特别的事物永远存在一星一点。它倾入了笨拙的嘴无法表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停地建造，打磨这个壳，让它饱满，让它充满力量，让它永远不会被俗世、规则、急速运转的时间取代。

有一天巨壳碎了，它的内核依然可以像外皮一样坚韧盈光。

这本书中所含的年少时的作品，就是极不成熟、易碎的壳，但同时又是璞石。

要做到这一切还要很久很久……所幸地球还不会这么快殒灭。

因此断量一个好作品如此简单：噢，我感觉到它的灵魂了。

目录

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	001
乐园祭	025
小衣服	049
胶囊恋人	071
彼岸空与茱丽叶	097
嗨你电话号码多少？	117
女巫的名字是亚野	135
失焦	167

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

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在上海，第一次带我去酒吧的人是罗肃，他要了两杯 Amontillado，对我说，这是装在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。我十八岁的时候，在巴塞罗那，第一个带我去酒吧的人是卜一，他给我喝的是 Palo Cortado，个性醇烈，有点呛。他眯起眼睛说这是装在瓶子里的魔鬼斗牛士。

我已经将近半年没见到罗素。卜一我的男朋友，我喜欢他锋利的眉骨，更喜欢和他在蒂亚戈那街饮酒，他和我一样也是西班牙留学生。

——《伊鲨留学短记》

白马王子和他的小贱人

我是一个太阳能灯，也许这样说有点降低了我的身份。但在波搭尔德依安吉儿街卖我，可是件价值不菲的差事。

实际上我只是暂住在里面而已，无需知道我是什么东西。我是个笨蛋加调皮大王，最喜欢做的事是睡觉，所以当我的朋友们钻到各种各样的高级住所去的时候，我找到了最适合我的地方——阳光瓶子。总之它的功用就是白天吸收太阳的光能，到了晚上散发出异常柔和的光线来制造……比如浪漫之类的东西。不管怎样，我也算是一只造型独特的阳光瓶子，像一轮透明的月亮。

一阵轻松的脚步声钻进我的耳朵，我偷偷爬出瓶子。哇塞，多可爱的小伙儿，看那深邃的棕色眼睛和性感的嘴唇，真想上去亲一

口。他好像是朝我走来了，我害羞地躲进了瓶子里，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瓶子外那个模糊的身影。他把我从柜子上拿下来，按下开关，我立刻拼命让瓶子亮起来。他带着我往底比坦甫街走，我藏在他的后背包里，随着他走路一起一伏。

过了好久，我被男孩放在了一张桌子正当中，然后他打电话叫了一份外卖，随后又不断地看表。我转转眼珠，偷偷环顾这个屋子，这应该是他的家吧？不太大，墙纸很多都剥离了，屋子也挺乱。差不多到晚上八点，男孩的肚子报了第三次时之后，有上楼的脚步声从门口传来。他迅速熄灭了灯，打开了瓶子上的按钮，它开始散发出微弱的光芒，我偷偷爬到瓶口，看到有个姑娘木头木脑地在门口愣了一会儿，跑进来神情古怪地看着我。这不会是他的小女友吧？我不喜欢她。她的黑发又浓又密，皮肤却很苍白。柔和的光线在她眼里聚成一线火焰，她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：“这些菜是你做的？”

“当然——”王子拉了一个拖长音。

“那我不吃了。怕被毒死。”

“诶诶诶，我买的好了吧。”

她这才笑出声来：“那我吃的，都吃个精光，你在旁边看着。还有——”她收起笑脸，“我不需要这种东西，你啊，什么时候成熟一点就好了，喝酒赌球，乱买东西，没长进。”她用手指戳了一下男孩的脑袋，被他一把抓住，放在唇边亲了一下，他眼里有点怒气，但是脸上还是笑咪咪地哄她：“只是个小礼物嘛，下次不会了。”

没等小贱人发表意见，我咻地灭了灯光，房里发出一声惨叫。

附：罗肃的邮件

我和她又吵架了。今天她把家里的东西都砸光了。我搬走了，也许我会回去，也许……

不过，我升职了，新工作不错，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，你的西班牙语进步了吗？我很想你。衣服多穿一点，晚上睡前把门窗关好。记得我很爱你。我希望你和男朋友相处得不错，不然你知道我会揍他。祝你好运。

我很怕黑。非常。小的时候他们吵架，我躲在屋子里，整夜不敢关灯。来这里的第一个月，我住在学生公寓，和我同屋的是个勤奋的韩国姑娘，作息很规律，对光线特别敏感。我这个偏执的行为让她近乎崩溃。我们更没共同语言，因为我害怕跟她交谈巴特娄之家的时候她会告诉我高迪是韩国人……当我搬出去的那一天，这姑娘握着我的手，眼里闪着朦胧的泪光，害得我也有些触景伤情。等到搬着行李跟卜一走了一大段路，这才想到那应该是激动的泪花。

废话这么多，其实我想表达的只是，我喜欢那个小东西。嗯哼。

——《伊鲨留学短记》

会嫉妒的女人才是好女人

据我观察，他们的感情忽好忽坏，我这个新房客搬来的一个礼

拜里,基本上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,而且,他们的经济非常紧张。年轻的女主人叫伊鲨,她的性格就跟她的名字一样,是条名副其实的小鲨鱼。每次小鲨鱼发飙的时候,卜一采取的战术是不理睬,但是不代表他在忍气吞声,他时不时要嘲讽她两句,似乎看她恼怒的样子也是他的兴趣之一。

同时也是我的兴趣之一。

我从伊鲨的帽子里探出脑袋。这是很少的情况,她和卜一都在,但是他们隔得很远,甚至互相间没有眼神的交汇。就在今天早上,他们又大吵了一架,令我高兴的是原因是因为我。伊鲨认为我的质量很有问题,应该检查一下,口气太冲导致卜一当场冷着脸来了一句“你也该去检查一下”。这彻底惹怒了小鲨鱼,她张开血盆大口差点把屋顶给搅合翻了。事情的收尾是伊鲨打破了卜一最喜爱的一只搪瓷瓶,是卜一他爸给他的。

嘘,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。实际上那并不是伊鲨打破的,是我偷偷地把那个瓶子推下去,在伊鲨正好在它身旁不足一尺远的时候,谁说得清呢?这房子里还有别人么?我看到卜一走出门的时候女孩背过身抹了一下眼睛,我也抹了一下眼睛,抹掉突如其来的小阴霾。

“最起码也应该尊重一下我的剧本吧。一栗在被她未来的嫂子欺负的时候,不是就会哭哭啼啼,而是很坚强地忍着泪的样子,也不是你这样,装作柔弱地大哭。”

“行啊,我没说不行,你演给我看啊,让我看看这个女人是怎么表现自己又柔弱又傲骨的样子,像这样?”她做了一个痛不欲生又努力忍住的表情,惹得周围的人一下子哄笑起来。伊鲨的脸胀得

通红。

“还有啊，我不明白是不是你们中国女人都这么懦弱，被人欺负还不吭声，你不能让我一直当一个软弱无能的悲情妇吧？我们都觉得改成偶尔还击一下会更吸引人，你说呢，卜一？”

我托住下巴，那个说话的女人叫梅塞，混血的西班牙姑娘，颧骨高眉骨突，用伊鲨的话来说，一张脸就像个狐狸精。没错，不过她是卜一的静态剧集的模特。他们要靠这个去比赛。我以前不知道伊鲨会写故事，不过有什么关系呢，这年头，谁动两下键盘都能号称自己是写作者。但是梅塞就不同了，虽然她很妖冶，但是只要她愿意，卜一可以把她的每张照片都拍得很完美，很生动，她不但美，而且很聪明，知道怎样流露他需要的情感。

“回去再讨论下吧。毕竟这个是静态剧，有些地方也不用太苛刻了。”卜一的眉头微微锁住，咖啡棕的眼睛瞅着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不过我想说，他这个样子真是迷死我。伊鲨踩着重重的步子，临走前从卜一手里扯过自己的剧本，有两张因为用力过猛撕裂了一点。

附：罗肃的邮件

她的生日要到了，你要记得，我已近一个月没有回家了。
记得打个电话给她，省得她叨念。

记得第二个停电的晚上我跑去酒馆找卜一，看到他和一群人在拼酒，我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他，上去就把酒泼在他脸上，然后拉着他回家。他们都看着我们，目光像燃烧的火烛。我的手

在颤抖，害怕他下一秒就会甩开我，但是他没有。他用醉醺醺的嘴在我的嘴唇上亲吻了一下，那是熟悉的雪利酒的味道，又甜又涩。他眼里透着深深的情意，我看不懂，也不想看。我们从相爱到同居，我从没有怀疑过我的选择，而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恐惧地觉得，我选错了。现实慢慢把我们拉开。我选错了。只有爱情没有面包的日子没办法持久。我选错了。像我母亲一样。

——《伊鲨留学短记》

热腾腾和酸溜溜

公寓突然停电的时候，我慢慢亮起了自己的灯光，伊鲨睁着眼睛看我，睫毛那么软那么长，瞳孔里有一团我造出的火焰，在黑眼珠上形成一个焰火般的深渊。“好美……”她把手放在我的瓶身上，轻轻地吻了我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慢慢地睡着了。大概过了不久，卜一回来了。他宽厚的肩膀显得有点孤单，他放下书包和相机，摸了摸女孩柔软的额发，也摸了摸我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对我说，关掉我头顶的开关。

当他们都沉入梦境后，我偷偷跳出瓶子，翻开床头柜里女孩的剧本。

剧本里的女人叫一粟，她有一头极长的黑发，她不算漂亮，但是身材高挑，气质卓人，很勤劳。她妈生了很多女儿，她的青春都用来照顾姐姐，照顾老母亲了。到了她三十岁的时候，她

才开始约会。

她的同学忍不住介绍了一个男人给她。她也就凑合着谈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男人很浪漫，是个业余的小木匠，会打磨一些有趣的东西给她。他会带着一粟去跳舞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脾气非常好。单位发奖金的时候，他会买一瓶酒，葡萄酒，Jerez，他们都喜欢喝。但是她的姐姐们都不喜欢他——他太穷了。

小木匠家里只有二十个平方，楼上楼下，还住着他的哥哥嫂嫂和他那满脸皱纹的老母亲。而即使这样，当他把廉价的婚戒递给她的时候，她还是答应了。

婚后他妈妈说自己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都是因为这一家子的缘故。她因为小儿子的成亲只能睡地板，又横竖看一粟不顺眼，整天大吵大闹，最后儿子也只能投降转而跟妻子商量：“我睡地板，你和我妈还有女儿睡床。”

两人争吵起来。一粟妥协。闭上眼睛，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下来，她想了五分钟，随后把女儿从床上拖起来：“快起来，上学了。”

我跳进瓶子里，摸摸冰冷的瓶子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贯穿了我的全身，热腾腾的，酸溜溜的，在我胃里钻来钻去，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有趣的是，却不为自己。

大概就在这段剧情发生的半年后，一粟一家离开了她的婆家，他们慢慢开始正常的生活轨迹，慢慢有了新房子，旧日的创口随着时光的流逝都成为了一种内心的成长与雕刻。在他们

最艰难的时候，一粟曾经买回一瓶酒，她决定跟他说再见。那天晚上他们在大排档的小摊上，像交往的时候一样聊天。他说：“一粟，这些年受苦了。”她想说是，又不愿再伤他。

“你看这雪利，酿造的初期从来都不会太顺利，要经过三到五年的陈年时间，用一种索乐拉式的陈化法，一点点给老酒注入新鲜血液。抽出的都是最底层的酒酿。最后出产的才能保持甘冽清甜的味道，又保有一种值得男人豪饮的醇厚。我们的生活，一直以来都从最底层抽出让我们苦涩的东西，但是几年以后，它一定会有当初辛苦的道理。你知道跟着我不会荣华富贵，但是你还是跟了。我知道带着你一定会熬出头来，你也要相信终会有这么一天。”

她心里觉得他说得恶心，但在到家之前，她却偷偷撕了那张离婚协议。不是被话语打动，而是这个意志从一开始就不坚定。

我听见他们起床的声响。

“晚上我们去古埃尔公园吧。”

伊鲨愣了一下，随后一下子跳到男生的身上：“……好！”

傍晚，她在入口等卜一。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，但是卜一还没有出现，伊鲨不断地给自己打气，最后她接到一个电话。

我偷偷钻进包里，不忍心看她瞬间黯淡的眼神，过了一会儿我又忍不住钻出来，慢慢发出光亮。她看到光，把我拿出来端详：“你这个家伙，从一开始就没正经过，伪劣产品。可是我真是离不开你了。”她把脸贴在我冰冷的瓶身上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即使我们走近

了,我也依然有时候会感到自己离他好远,好陌生……”

附:罗素的邮件

今天我们在咖啡厅见了一面。她脸色看起来更黄了。我点了一杯雪利酒,可是她一口都没动,她走的时候,我看到她座位上有掉的东西,是张辞呈。

这是我到巴塞罗那的第五个月,却没有去看过高迪。我爱死了那个男人。羞涩、呆板,甚至终身没有娶妻的男人,用他荒谬疯狂的心,撑起一片奇迹般的设计。

我妈妈也喜欢他。而爸爸喜欢 Jerez,他说我们一家都应该来这里看看。如今我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。并没有初来的时候想象的那样拥有一大群朋友,兜遍华美的街道,感受异域的风情,更多的是现实的无奈。还有遥远彼岸不想回望的镜面,都反射出刺人的光。

你呢?你孤独么?哦,你有古埃尔。我只有我自己。你终究还是幸运的,安东尼奥·高迪。

——《伊鲨留学短记》

流窜在巴塞罗那的夜

他们都是倔强的人,伊鲨从来不肯问父母开口要钱,卜一的自尊心就更强了,再加上自己妈在国外打拼本身就不容易,还有对他

的苛刻，一提到他妈，卜一就双眉紧锁。当他们穷得买不起晚饭的那几天，卜一买了几碗泡面。第二天晚上伊鲨就开始肚子疼，后来实在疼得不行，马桶里吐的都是方便面的油。卜一不在家，伊鲨关了灯，把我抱在她怀里，过了许久，她用纤细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我想回家……”

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好希望自己不只是个会发光的烂瓶子。

那天伊鲨回到家以后，看到卜一发来的邮件：我们的剧本刚刚被采纳进入复赛了，将会有一笔丰厚的奖金。我终于可以给我妈看看我的成绩了。当然，你知道如果在决赛有好成绩的话，也许能够让我们去马德里溜一圈。我马上回来了，只是想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，晚安，我爱你。

她把我打开，用脸挨近我，我可以看到她细微的毛细血管。我知道，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了，而当我转过头看她的时候，发现她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邮件前半部分的内容，而是用手指在最后五个字上腾空轻轻地画了一条线。我顿时明白，那才是她一直缺少的，最在乎的东西。

这天晚上，女孩抱着我躺在被窝里，她一直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也在看着她一样。

“宝贝，我不是怕黑……也许我只是害怕——夜晚。”她摸着瓶身，“在我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妈妈和我回到家，她发现桌子上的几百块钱没了，在当时几百块钱不是小数目，况且我家条件也不好。家里的门是锁着的，我奶奶不在，只有我叔叔和他老婆在。我妈妈哭着打电话给我姨妈，我姨妈训斥她，自己不把钱放放好，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，哭什么哭。后来的事我也忘记了，只记得那天晚上，家里